# 夕阳春暖

今天下午，我到旺角先施公司买件恤衫。出来的时候，在门口遇见梁太太拖著一个四五岁大的小 女孩，她告诉我，那孩子就是她的女儿。

小 女孩听见母亲称呼我方先生，也笑著礼貌地叫我一声“方伯伯”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晚辈对我的另一种称呼吧﹗一向所听见的都是叫“叔叔”的。当时，我也并没有在意。祗是笑著对她点了点头。但是，回到家里试衫的时候时，对著镜子仔细地看了看自己的容貌，发觉头顶花白，额头也多了几条皱纹。从容颜上看来，的确是比以前苍老了。

这几年来，一心专注於和几个女人共同享受著性爱的乐趣，简直忘记了自己已经即将步过壮年时期。然而现在醒觉时，我并不为岁月的流逝而伤感，反而很欣慰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和辜负年华。上天虽然没有给予我一个完美的家庭，却赐予我与几个异性数段值得回味的奇缘，我亦该知足了吧﹗夜凉如水，由於日间偶遇梁太太，使我浮想连篇。

回忆七年前，我做水手时，搬到爱乐村还没住到一年。

有一天，因为台风警报的原因而折回家里。本来想给爱妻一个惊喜，却料不到是她给了我一个晴天响雷。

那时是下午两点多，儿子已经上学去了。我悄悄开门进屋，映入我眼帘竟是一幅活色生香的春宫。女主角正是我太太，她一丝不挂地骑在一具赤裸的男人身体上，平时祗属我专有的肉体里，此刻正吞吐著一根陌生男子的阴茎。我木立在当场，目睹著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匆忙著衣狼狈逃走。而呆呆地不知所措。我简直不能接受这一现实，可是宁愿见不到的事却如戏剧般在我眼前演出。

从此，不知她是愧於再面对我，或者是决心去追求完美的情欲，竟抛下我和十五 岁大的儿子不辞而别。我念及自己因为职业的原因，实际上的确是冷落了她。所以内心上并没有对她太苛责。但是我多方打探，毕竟没有她的下落。登报纸寻访，表示不计较一切，劝她回家，也得不到一点回音。为了照顾儿子的学业，唯有辞去水手的职务。然而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职业。

傍惶之际，想不到竟中了彩票。无意中悄悄地得到一笔可观的横财。自从我独身以来，仍然要出外做散工维持生活。在照顾儿子起居的方面，住在对面的柳太太的确帮了我不少的忙，所以我第一想到的是买一些礼物送给她。

柳太太名叫婉卿，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住家少妇，祗有一个女儿，正在读小学。

之後，我尝试把资金投注於地产卖买，适逢香港楼价狂升，短短两年时间。

我已经暗中拥有几千万的身家。我不想贪得无厌，遂停步下来，安排一些应该处理的事务。首先就谐同儿子到英国旅游，并安排他在那儿读书，然後就飞回香港。

回来之後，不料柳先生因为工业意外而丧生了。我帮柳太太处理了丧事，同时也给了她一些金钱，作为维持眼前的急需。柳太太再三感谢，我自己就觉得不算一回事。

从此之後，我开始大肆涉足於风月场所，无论大小架步或贵贱场所，我都以一试为快事。可惜那种直接的性交易，毕竟是比较乏味，总觉得缺少感情二字，所以当我试遍了环肥燕瘦的风尘女子之後，竟有些厌倦了，从此，在家里逗留的机會也多著了。以致造就柳太太和我发生了肉体之缘。後来，我又因为她穿针引线，而与左邻右里的张太太王丽容和陈太太郭郁珍，以及住在楼下的许太太母女也共效了鱼水之欢。

这段艳史开始於儿子留英的第二年，放完暑假又回去那一天。我送他到机场，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有些累，门也没关就倒在床上。柳太太在对面见到了，就过来我的床前问道：“方叔，你怎麼啦﹗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呢﹖”

我回答：“可能是刚才曬多了太阳，头有些晕。”

婉卿道：“我去拿药油来给你搽一搽，可能會好一点。”

说著就回到她家去了。过了一會儿，我听见她锁铁闸的声音，接著她又走进我屋里了，她走到我床前，把药油放在床头柜上，接著对我说道：

“你搽过油，睡一觉，就會舒服了。我要到街市买菜，你需要些什麼呢﹖我帮你买回来吧﹗”

我说道：“买一些水果就行了。”

婉卿帮我掩上门，就下楼去了。我懒洋洋地躺著没动，大约两个字时间。婉卿回来了，她先走进我的屋里。一见到我还没有搽她拿来的药油，就放下手里的东西。又把房门关好，然後走到我床头，温柔地说道：

“怎麼不搽药油呢﹖不如我来帮你搽吧﹗”

我对她笑了笑，刚想推辞时，婉卿已经拿起药油，倒了少许在手里，轻轻搽在我的额头。又用她的姆指在我的太阳穴按摩著。

像这时的情景，我在那些指压中心都不知经历多少了，可是从来没有现在婉卿为我做的时候那麼兴奋。我不禁睁开眼睛望著她娇媚的圆脸。

婉卿与我四目交投，有些え胀凪，含羞地把头低下去了。我出声问道：

“婉卿，柳先生都已经过身一年了，你还那麼年青，为什麼不找个好的头家嫁出去呢﹖”

婉卿道：“都要有人要才行啊﹗”

我打趣说道：“可惜我年龄大你好多，不然就向你求婚呀﹗”

婉卿笑道：“才不嫁给你哩﹗你那麼风流，都不知玩过多少女人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我出去外面玩，也是出於无奈呀﹗”

“唉﹗还是你们做男人的好﹗每天晚上都去风流，还叫著无奈。”婉卿叹了口气。

“女人也一样嘛﹗祗不过是你比较保守呀﹗”我说著，一手捉住了她正按摩我头部的嫩手。

婉卿受惊似的缩走她的手，问道：“你舒服点了吗﹖”

我笑道：“舒服多啦﹗你的手势真行，你要是我老婆就好了﹗”

“去你的﹗”婉卿佯怒捏著粉拳捶过来。我一把接著她的嫩手，握著不放，说道：“好哇﹗不肯嫁给我，还敢打我﹗”

婉卿娇羞地说道：“嫁人的事甭提了，不过你如果喜欢我的话，我也可以像你在外面玩的那些女人一样，出卖自己呀﹗”

我笑道：“婉卿你真會说笑，也好﹗你就开个价钱吧﹗”

婉卿把头转过去说道：“还讲什麼价钱呢﹖这一年多，如果不是你帮助我们家，我都不知怎麼办﹖要是你对我还有兴趣，就当我报答你嘛﹗”

我猛地把她拉倒在床上。她畏缩地依傍在我臂弯里，双目紧闭，浑身颤抖著，像一头待宰的羔羊。

“婉卿，我对你家的接济原意感激是你对小儿的照顾，现在我既然能力上做得到，我就继续做下去，将来也是一样嘛﹗为什麼要提报答呢﹖”

我沿著她光滑的手臂，一直抚摸到她的手儿，又把她的嫩手拉向我已经硬立起来的肉棍儿。婉卿的手像触电似的缩一缩，但还是柔顺地接受了我的支配。一支颤抖著的手儿穿过我拉开了的裤链，轻轻地握住我粗硬的大阴茎。

我吻了吻她的腮边，她出呼我意料之外地把嘴唇送过来和我对吻。

我已经好久没试过这种滋味了。香港风尘中的女子多数不會向客人献吻，我也没试过主动去吻她们。现在我和婉卿舌头交卷，涎沫互输，虽未真个把阳具进入她的肉体，却已销魂蚀骨。

我把手伸婉卿的胸部抚摸她的乳房，发觉丰满而且弹手。便进一步探入她内衣里贴肉地摸捏。

婉卿放软著身体任我大肆手足之欲，奶头却被我摸得坚硬起来。平时就发现婉卿挺著一对高耸的乳房，没想到现在竟玩弄於我的掌中。

婉卿娇喘著，丰满的肉体随著剧烈的心跳微微颤动著。我的手向下游移，试图探索她的私处。却被婉卿伸手过来撑拒，我问道：“为什麼呢﹖”

婉卿低声回答：“不要摸了，一定很湿的﹗”

我觉得她的回答很有趣，又问：“可以让你手里握住的东西放入很湿的地方吗﹖”

婉卿不回答，羞得连握著我阳具的手也放开了。我知道要她主动是不可能的了，就把她的裤头松开，婉卿微微撑拒，半推半就地被我把她的裤子脱下了。

我下床脱自己的衣服，见到婉卿双目紧闭、羞容满面、衣衫不整、肉体半裸的样子，实在太诱人了。这种感受，又是我在风尘中寻欢时甚少体會过的呀﹗我匆匆扒光自己身上的衣物，想把婉卿也脱得一丝不挂，却遭到她的抵抗，她捉住我的手说道：“大白天的，不要再脱了，羞死人啦﹗”

我趴到她身上赤裸的部份，说道：“你的裤子还没全部脱掉，很难弄进去哦﹗”

婉卿没有回答。我用脚把她褪了一半的裤子连内裤一起蹬下去，她就自动把两条嫩白大腿分开了，我把粗硬的大阴茎抵在她小腹，故意问道：

“阿卿，喜欢让我玩吗﹖”

婉卿闭著双目回答：“不知道﹗”

我让龟头在婉卿湿润的阴唇点触著，故意装作不得其门而入，这时婉卿脸颊泛红，看得出是很需要我插进去了，我偏偏耐著性子祗在她外面戏弄。

婉卿娇喘著说道：“方叔，你真是存心要欺侮我呀﹗”

我也笑道：“我下面没有长眼睛嘛﹗你帮我带一带呀﹗”

婉卿无奈地透了一口气，伸手把我的阳具扶正她的肉洞口。我往下面一挺，已经滑进去一个龟头，婉卿把手儿缩走，我继续挺进去，“滋”的一声，一下子把粗硬的大阴茎尽根送入婉卿温软湿滑的小肉洞里去了。

婉卿肉紧地抱住我的身体。她已经有过孩子，但我觉得她的阴道仍是紧窄的。温软的腔肉紧紧地裹著我插入她肉体里的一部份，有形容不出的快活。

婉卿因为好久没有过正常的性生活了，所以高潮来得特别快。我还未开始抽送，她已经又一次春水泛滥了。我把她的上衣卷起来，让一对坚挺的奶儿露出来。

我舔吮那两颗殷红的乳尖，婉卿忍不住低声呻叫起来。我俯下去，让胸部贴在她温软的乳房上，上下活动著臀部，把粗硬的大阴茎一进一出地椿捣著她那滋润的小肉洞。

婉卿被我奸得高潮迭起，本来就已经湿润的小肉洞里，现在更是淫液浪汁横溢。我暂停下来，吻了吻她冰凉的嘴唇，望著她一对闪著泪光的双眼。

婉卿透了一口气，无力地说道：“你真了得，几乎要把我弄死了呀﹗”

我说道：“可是我还未完事哩﹗”

“哎呀﹗那你还是让我歇一會儿再弄吧﹗可别一次把我给玩死了呀﹗”婉卿说著，肉紧地把小肉洞里边的大阳具夹了夹，娇羞地合起眼皮又说道：

“我既然给了你，可别玩过了，就把我给扔了呀﹗”

我说道：“这麼说，你是喜欢我的。为什麼不肯嫁给我呢﹖”

婉卿睁开眼睛微笑著说道：“我们的儿女都大了，何必要搞结婚那种麻烦的事儿呢﹖我们才住在对面，我既然给了你一次，以後你要我，祗要孩子不知道，我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呀﹗”

婉卿说的这里，又不好意思地闭上眼睛。

我轻轻地吻了她长长的睫毛，说道：“卿卿，你喜欢不喜欢像现在这个样子，让我和你的身体交连在一起吗﹖”

婉卿羞涩地说道：“干嘛要问人家这些羞事呢﹖不理你了﹗”

我说道：“我要再抽送了，一會儿如果要射精，我才拔出来射在你肚皮上。”

婉卿低声说道：“我昨天才经期来过，你可以横行霸道，尽管往里面喷吧﹗”

我把肉棍儿向她的深处一挺，笑道：“我很坏吗﹖”

婉卿笑道：“你不坏，不过你太强了，我祗好任你鱼肉嘛﹗”

我被婉卿的床头软语说得浑身轻飘飘的，就奋起肉棒子，在她那妙处横冲直撞，这下子，不仅婉卿被玩得如痴如醉，欲仙欲死。我也以空前最兴奋的状态，龟头连续地跳动著，把大量的浆液喷入婉卿的肉体里。

婉卿把我抱得紧紧的，小肉洞里一收一放的，像似在吸收我吐出来的液汁。

我也软软的压在她柔软的肉体上。

良久，我才撑起身子，望见婉卿胸前那两堆软肉，忍不住又每边吻了一下。

婉卿悠悠地透了一口气，亲热地说道：“方叔，我能让你满意吗﹖”

我感概的说道：“满意，非常之满意，我和你玩这一次，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兴奋的一次了﹗”

婉卿说道：“骗人，我见到你以前的太太蛮漂亮的嘛﹗再说，你在外面玩的女人，一定也是又年轻又美丽。你一定是为了逗我开心才这麼说的嘛﹗”

我连忙说道：“是真的呀﹗虽然我试过好多年青的女孩子，甚至十七八岁的都有。但是风月场所的女人那有你这样情心款款的对待我啊﹗至於我太太，更不消提了。虽然现在我仍然期待著她倦鸟归巢，可是她毕竟一去不回头。”

婉卿又好奇地问道：“你那麼强劲，刚才我都被你玩得有点儿吃不消。为什麼她还要背地里偷情呢﹖”

我叹了口气说道：“那时候我做海员，在家的时间少，的确是冷落她了。再说那时我也不太懂做爱的情趣，相好时总是那麼老套。单凭捉奸在床那一幕，我太太骑在男人身上的性交姿势，我们从来都没有采用过。我太太有时稍微主动一点，我會责她淫贱，所以也难怪她要偷偷和别的男人尽情地淫乐吧﹗”

婉卿笑道：“所以我做你的情妇好了。也可以尽情的和你胡闹呀﹗”

“现在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想了呀﹗”我抚摸著她美丽的乳房笑著说道：

“不过如果你不是嫁给我，可不能约束在外面寻花问柳呀﹗”

“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管束你嘛﹗”婉卿收缩小腹，把我仍塞在她阴道里的肉棍儿夹了几下，望著我娇媚地说道：

“你那麼强健，我一个弱质女人都不不够你玩。不过你惹上不好的东西回来，就不好了。我不是怕自己受传染，而是怕你一有事，我岂不是一点儿依靠都没有了。”

我脱口说道：“明天我就过一笔钱到你的户口里吧﹗”

“不是说钱呀﹗我是指……哎呀﹗你真笨﹗”婉卿又把我的肉棍儿夹了夹。

我总算明白了。便说道：“那我从今以後，岂不是要收心养性，告别江湖吗﹖”

“我會任你爱怎麼玩就怎麼玩呀﹗”婉卿亲热地把我搂下去，让我的胸部压住她的乳房上。继续说道：“还有，我知道住在你我隔壁的张太太和陈太太因为打牌的缘故，俩人都欠下一些赌债。如果你肯花一点钱，相信可以玩玩她们两个的肉体呀﹗”

我笑道：“如果我真的和她们搭上，你不會吃醋吗﹖”

“我有什麼好吃醋呢﹖祗要你可以不必到外面去沾花惹草，我那里會介意你玩多几个女人呢﹖同时，日後如果你要得我太多，迟早會被她们发觉的。我们两家都是单边，祗要你把丽容和郁珍的嘴也堵上，就不會有闲话传出去了。”

我肉紧地把婉卿的嘴儿一吻，说道：“你真行，想到了这两全其美的巧计，不过她们都是有老公的，我不太想影响她们的正常家庭。”

“这点你倒可以放心，丽容的老公出九龙做，晚上九点才到家。郁珍的老公到大陆去，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。如果你们在我家里玩，根本没人會知道呀﹗”

“钱的方面没有问题，你想怎样进行呢﹖”

“你先起来让我把裤子穿上，再慢慢商量好吗﹖”

於是我把软下来的阳具从婉卿的阴户里退出来，躺在她身边。婉卿扯了些纸巾捂住灌满我的精液的肉洞，然後拉上裤子。又小心为我揩抹了下体，然後拉上被单把我赤裸的身体遮盖。再和我并头躺著倾谈。

原来婉卿准备在她家里摆一檯麻将，让丽容和郁珍过去打牌。我都过去打一份，藉此和她们熟落一点，帮她们还了赌债，然後继续发展到肉体上的关系。

我表示完全赞成她的布局，婉卿俯下来和我甜蜜的一吻，又让我摸了一會儿乳房，就拿了刚才买来的菜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果然在婉卿家里上演了一场“三娘教子”，打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我扮了大输家，故意输给她们几千元。丽容和郁珍都高兴极了。打牌的时候，我留意两位师奶，她们的年纪都大婉卿一点，约摸三十来岁，俩人都白净净的，丽容个子高 一点，身材丰满，容貌娟好。郁珍就属於小巧玲珑形，她们的儿女都和婉卿的女儿同一间学校。

打完麻将，我先回来，後来婉卿打电话告诉我说：“我叫丽容和郁珍把赢到的钱去还赌债，以後就少去别处打了。我开玩笑地说如果输给了你，最多让你玩玩退数，她们并没有表示反对，祗是说打牌的人不该输输声的，大吉利是。你明天再来时，就不必手下留情了。祗有赢她们，才能得到她们呀﹗”

这天晚上，我没有出街。躺在床上胡思乱想，回忆昨天和婉卿欢好的一幕，心里甜思思的。想到明天可能有就新的刺激，差点儿睡不著。

隔天上午十二点多，丽容就在婉卿的家里打电话来催我过去打牌了，还激我是不是输怕了。我心里暗自好笑，也就赶快过去了。

开始打牌时，我因为心痒痒的，所以还是输了。我声明打到两点半钟为止。

不过可以打大一点，她们也乐意地接受了。於是我打打醒十二分精神应付。时间一到，点算一下结果，竟然以一赢三，每人赢了她们一千多元。

婉卿故意诈形说没钱给，我笑道：“没钱给可不行，昨天我输钱时可是当场清数呀﹗”

婉卿道：“昨天赢你的那些，我们早已用去了。反正你经常去玩女人，不如我们让你玩玩算数吧﹗”

我笑道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可以每人贴上一千元，不过你肯都要她们都肯呀﹗”

“当然了，这种事，要做就要一起做，如果她们不肯，我都不肯呀﹗”

婉卿斩钉截铁地说著，又对著丽容和郁珍说道：“昨天说好这样的，所以我就讲出来了，如果你们怕，我们另外想办法吧﹗”

丽容说道：“我们还有什麼办法好想呢﹖我还欠楼下陆师奶两千元哩﹗”

郁珍也说道：“我也是呀﹗不如婉卿你拿主意呀﹗”

婉卿道：“我欠人家的，昨天已经还清了，但是现在我可清不了现在这一千多块。不过方叔如果肯，不如好人做到底，替丽容和郁珍还清那些数，我们三个就依了你。”

我笑道：“钱的方面没问题，不过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不再到楼下赌呀﹗”

郁珍道：“再不敢去了，不过我们怎样让方叔玩呢﹖”

丽容笑道：“那还不简单，你夜里怎样让你老公玩，你就怎麼样让他玩嘛﹗”

郁珍道：“要让他弄进去呀﹗我以为祗是摸摸捏捏哩﹗”

婉卿道：“一件也污，两件也是污，我们索性让他爱怎玩就怎玩啦﹗”

我问道：“你们有避孕吗﹖”

丽容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我老公用袋子的。”

我望望郁珍，她低下头小声说道：“我有吃药。”

婉卿早知道我的心思，也说道：“我可是什麼都没有呀﹗”

我笑道：“那我祗好跟你们每人都玩一會儿，最後在郁珍身上出火了。”

丽容和婉卿都望著郁珍笑了，郁珍羞得粉脸通红。

我拿出几张金牛，每人给了两张，手上还有一张，我对郁珍说：“今天祗有你可以让我尽兴，不如多给你一点吧﹗”

郁珍不肯收，但是我硬要她收下了。她们红著脸把钱收进手袋。

郁珍又问道：“我们有三个人，方叔怎样应付呢﹖”

我笑道：“你们点点筹码，刚才谁输得最多，就谁先来嘛﹗”

婉卿笑道：“丽容输最多，我最少呀﹗”

“那就丽容先，接著郁珍，然後轮到婉卿。”我接著对丽容道：

“丽容，我先和你玩，你把衣服脱下来吧﹗”

丽容红著脸说道：“要我当著她们的脸给你玩，不羞死才怪哩﹗”

婉卿笑著说：“我和郁珍迟早也是要让他玩的，你不用害羞嘛﹗”

我笑道：“不如你们都一起脱光了让我欣赏欣赏吧﹗”

“财神吩咐，叫脱就脱吧﹗”婉卿说著，就带头把外衣脱下来，白晰的上身，祗拦著一个洁白的乳罩。

又说道：“我去看看门有没有关好。”

婉卿去拴门和放窗帘的时候，丽容也把外面的衣服脱去。身上祗剩肉色的胸围和粉红色的三角裤。郁珍比较怕羞，脱衣时显得有迟滯，终於也脱得祗留下黑色的乳罩和底裤，衬托著她一身白肉，更突出她晶莹细嫩的肉体。

婉卿放好了窗帘，也走了过来。这时从窗帘布透进了一片柔和的光线，照射著三位半裸的女人，显得特别迷人。

我把离我最近的婉卿拖过来，伸手就把她的奶罩拉下来，然後摸捏她羊脂白玉般的乳房。接著把她的底裤也褪下去。

婉卿被我剥得精赤溜光後，也转身把我脱得一丝不挂。

我拉过一张木头椅子坐下来，把婉卿白砂鱼似的娇躯抱入怀里，婉卿忽然抗议道：“刚才规定丽容先的嘛﹗”说著一拧身，就从我怀中挣脱了。接著把丽容健美的身体推到我怀里。

我先把她的胸围解下来，露出一对肥美的豪乳。平时就见到丽容挺著一对涨鼓鼓的奶儿，现在终於可以玩弄於我的掌上了。於是双手一齐出动，把她的乳房又摸又捏，觉得软棉棉的，但又很弹手，不禁把头低下去吮她的奶头。丽容肉痒地缩著脖子，却没有躲避。我的手顺著她光滑的肚皮向下游移。

我把她的三角裤向下拉，丽容害怕地把手扯著裤腰，半推半就地被我脱下最後的一件。我随即用指头去探索她的三角地带。

丽容的阴户涨卜卜的，阴毛很浓密，肉缝里已经湿润了。我轻轻掏了几下，她立即软软的依入我怀里。

我把丽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，然後对她说道：“我先把郁珍也脱光了，回头再和你玩好不好呢﹖”

丽容羞涩地用手捂住阴户离开我的怀抱。我向郁珍招了招手，郁珍含羞答答地走近我。我把她拉过来抱在怀里，先不去解除她最後的防线，却去玩摸她一对小巧玲珑的脚儿。其实平时我早就注意到郁珍这双迷人的小肉脚。不过我怎麼也想不到现在可以亲手握在手里摸摸捏捏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抬头向婉卿投过去感激的一眼。

这时婉卿站在丽容後面，双手搭在她的肩膊，俩人都好奇的观看著我和郁珍。

我的手顺著小巧玲珑脚和嫩白的大腿一路向上摸到小腹，郁珍畏缩著，把手儿护著要害的部位。我却迅速把手从她的裤腰插入，直抵她的巢穴。所接触到的，竟是一个光滑的馒头。

我赶快把她的底裤翻下去，露出一个洁白无毛的阴户出来。丽容失声叫了一声：“哈﹗郁珍原来是一块白板﹗”

我接嘴说道：“白板乃罕有的品种哩﹗”

郁珍羞得无地自容，我把她那可爱的阴户又挖又掏，里里外外摸个够。才把她的乳罩除下来。郁珍的奶子不很巨大，比婉卿的还小了一点。配合她娇小玲珑的身材，却很相衬。而且乳尖微微向上翘起，属於竹笋型一类。

我吻过郁珍嫣红腮边，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大家都都光脱脱的了，还是照刚才定下的，由丽容开始吧﹗”

郁珍即时由我怀里溜出去，婉卿也把丽容推过来。我一把抓住她的大奶子，搂在怀里，又牵著她的手握住我粗硬的大阴茎，故意问道：

“丽容，你愿意让我把这条肉棍儿插进你肉体里去吗﹖”

丽容也俏皮地说道：“都把身体输给你了，还能不愿意吗﹖”

“你老公平时怎样玩你呢﹖”我把手指插进她阴道里问：“现在你又喜欢我用什麼样的姿势插进去呢﹖”

丽容大方地说道：“我老公喜欢我骑在他上面弄，我喜欢躺在床沿让他举起双腿来弄，这一刻我是属於你的了，你爱怎麼玩就怎麼玩，不要提起我老公嘛﹗”

我仍然坐著椅子上，让丽容分开两腿骑在我大腿上，问道：“你先这样套进来玩玩好不好呢﹖”

丽容点了点头，红著脸把我的龟头对准她湿润的小肉洞，然後移动著身体缓缓地套进去。我觉得她阴道里暖烘烘的。俩人的阴毛混在一起，一时都分不出是谁的了。

我轻轻捻弄丽容的乳头，把她逗得下面的小肉洞一松一紧，像鲤鱼嘴一般吮吸著我的龟头。

玩了一會儿，我捧著她的臀部站起来，把她的身体抱到沙发上，让她的屁股搁在沙发的扶手，然後举起她的粉腿狂抽猛插。

丽容双手肉紧地抓紧著沙发，嘴巴张开，娇喘连连，偶然发出一声呻叫。这时婉卿和郁珍也围过来看热闹，婉卿对郁珍说：“丽容这次开心死了﹗下一个就轮到你啦﹗”

郁珍呆呆的望著我那条粗硬的大阴茎在丽容的草丛中出出入入，没有回答。

婉卿伸手在她光脱脱的阴户上一捞，笑著说道：“方叔，郁珍看得下面都流口水了，先给她来几下吧﹗”

我望望丽容，已经兴奋得眼眶都湿润了。就放下她的双腿，再扶起她软软的身体，让她靠在沙发上歇息。然後转身向著郁珍。

郁珍望著我双腿间昂立著湿淋淋的大阴茎，畏缩地夹紧了双腿。婉卿拉著她的手儿交到我的手里。我把郁珍的手放到我的阴茎上，郁珍小声地说道：

“你这里好大哟﹗不知我受得了吗﹖你要轻一点哦﹗”

我搂著她坐到沙发上，轻轻地抚弄光洁无毛的阴户。渐渐的把手指探入她湿润的肉缝里，找到了敏感的阴核，小心地拨动著。郁珍颤动著娇躯，软棉棉的手儿紧握住我粗硬的大阴茎，我在她耳边问道：

“你喜欢我怎样玩呢﹖”

郁珍含羞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又故意问：“你不喜欢我进入你的肉体里吗﹖”

郁珍低声回答道：“不敢说不喜欢，不过有点儿害怕呀﹗”

我说道：“你先像丽容刚才那样主动的套进去，等你适应了，才让我抽送好吗﹖”

郁珍点了点头，听话地跨过我的大腿蹲在沙发上。我扶著粗硬的大阴茎，把龟头对准光洁可爱的肉桃缝。

郁珍羞答答的望著我，慢慢的把小腹凑过来。我亲眼看见，硬梆梆的肉棍儿终於破开水蜜桃。

那时的感觉是温软的腔肉，紧紧地收缩著我的龟头。丽容在旁边见了，打趣地问道：“阿珍，你老公的有没有这麼大呢﹖”

“没他这麼长呀﹗”郁珍摇了摇头说，也俏皮地反问：“你老公的呢﹖”

丽容认真地说：“有这麼长，没这麼粗。”

婉卿“卜吃”一声，笑了出来。看来她可以忘了失去丈夫的忧伤了。

郁珍继续套下来，终於把我的肉棍儿吞没了。

婉卿在一旁问道：“阿珍，你觉得怎样呢﹖好玩吗﹖”

郁珍喘了口气笑道：“顶心顶肺了，不过都好舒服啊﹗”

丽容笑道：“下次跟老公玩，可别嫌到口不到喉呀﹗”

郁珍正在享受著空前未有的充实吧﹗并没有驳嘴。

婉卿说道：“丽容也是呀﹗可别说漏嘴，怪老公不够粗哦﹗”

丽容把婉卿光脱脱的屁股打了一下骂道：“死婉卿，我也不是汪洋大海，我老公那条都够用的了，方叔的，我还有点儿吃不楔哩﹗”

郁珍听到，笑了起来。小肉洞里也一缩一缩的，夹得我插在她肉体里的肉棍儿好舒服。我对郁珍说：“像刚才玩丽容时那样好吗﹖”

郁珍笑道：“好哇﹗”

於是我连阴茎都没有抽出来，捧起娇小玲珑的郁珍，架在沙发扶手上，握住一对小嫩脚，开始深入浅出地抽送起来。开始还觉得有些困难，抽送了一會儿，渐渐比较湿润了，郁珍也开始哼哼渍渍的，我便开始放胆又拔又塞。

我握著郁珍一对很可爱的白嫩脚儿，已经加添几分兴奋了，眼见自己粗硬的大阴茎在她光洁的肉缝里钻出钻入，更加几钱肉紧，几乎很快就要喷浆了。

若以我平时对付女人的记录，倒是曾经试过和三个舞女一起去酒店开房，结果三个小姐对我心服口服，她们原来以为我祗能喂饱其中一位。但是短短两小时内，她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我在阴道里灌浆，而在那过程中，我并没有软下来过。

其实之前我就和一个“三味”服务的小姐狂欢一夜，而分别在她嘴里，阴道和肛门里总共连续射出三次。但是这次我祗能在郁珍的肉体里喷出，所以必须刻制自己。

我放松自己的情绪，在郁珍的阴道里抽插了百多次。把她奸得花容失色。才停下来对她说道：“阿珍，我先和婉卿玩玩，回头再来你肉体里灌浆好不好呢﹖”

郁珍有气无力的点了点头，我保持著郁珍在沙发扶手的姿势。祗让她的双腿自然垂下来休息。然後对婉卿道：“轮到你了，阿卿﹗”

婉卿笑道：“方叔，你都好有能耐哟﹗以一敌三，我以为不必轮到我了呀﹗”

我故意大模大样地说道：“闲话少说，快点过来让我奸﹗”

婉卿也说道：“让你奸就让你奸吧﹗有什麼了不起，你想把我怎样奸呢﹖”

“我要你伏在沙发上让我从後面插进去”我拉著她的手说：“不过你放心，祗是插你的阴户，不是插你的屁股﹗”

“说过任你玩的，你就是想插进我的屁股，我都没得推的啦﹗”婉卿说完，就自动猫在沙发上，昂起肥嫩的大屁股等我去抽插。

我凑过去，扶著粗硬的大阴茎拨开阴唇，向她的肉洞直挺进去。

“哎哟﹗方叔，我被你一下子插到底了呀﹗”婉卿浪叫出声了。

我一下接一下地撞击著，婉卿的阴道里早已水汁津津，我的大阳具在里面活动，就好像拉风箱一样，发出了“卜滋”“卜滋”的声响。

丽容和郁珍都會心地笑了，丽容道：“婉卿真利害，下面都會奏音乐﹗”

婉卿娇喘著说道：“不是我利害，是方叔的大家伙利害呀﹗不信你也像我这样给他从後面试一试。不过要等一下，现在我正被他玩出滋味哩﹗”

我一边抽送，一边伸手摸她的乳房。大约抽送了一两百下，婉卿回头喘著气说道：“我支持不住了，换换姿势好吗﹖”

於是我把婉卿翻转过来，架在沙发的扶手上又玩了一會儿，一直奸得她双眼翻白四肢冰凉，才放过她。

我见丽容看得津津有味，就令她也伏著让我奸，结果丽容的阴道也像婉卿刚才一样，发出了“卜滋”“卜滋”的声响。

我放过丽容，重新回到郁珍的肉体，再次把粗硬的大阴茎插入她可爱的肉桃缝。郁珍举起两条嫩白的大腿勾住我的身体，我问她想不想试试从後面弄进去，郁珍点了点头，於是郁珍也伏著让我玩“隔山取火”的花式。我见到从後面插入郁珍光洁的小肉洞时，又是另一种有趣的现像。除了两片红润的阴唇夹住我那条粗硬的大阴茎，我见到她两瓣嫩白的屁股中间粉红的屁眼也很可爱，就用一个手指插进去。

这时郁珍正在陶醉於我对她的奸淫，并没有阻止我对她肛门的袭击。

於是我突然动了插郁珍的屁眼的念头，我从她的阴道里拔出湿淋淋的阴茎，然後对准她的屁眼挤进去，郁珍这时前面空虚，後面充实，才叫起来。但是我已经欲罢不能。

郁珍的肛门里很紧窄，暖呼呼的舒服极了。我要她忍耐一下，让我在她屁眼里发泄。婉卿和丽容见到我插了郁珍的屁眼，也围过来凑热闹，她们一齐抚摸著郁珍的乳房。

我抽了送二十来下，就在郁珍的肛门里喷射了。一會儿，我拔出粗硬的大阴茎，回到郁珍的阴道里继续抽送，郁珍的屁眼被挤出一滴精液。丽容扯一张纸巾为郁珍揩抹，我对她说道：“等一會儿，我还要在她阴道里再射一次。”

婉卿关心地问道：“你行吗﹖”

我笑道：“可以的，不信等一下你还可以把你的屁眼让我试试呀﹗”

丽容道：“方叔是性超人，我们三个都不是他的对手啦﹗”

我为了在众女面前逞能，急剧地抽送了一會儿，又在郁珍的阴道里喷出了。

我拔出肉棍儿，仍然是粗粗硬硬的，婉卿在替郁珍揩抹时，我叫丽容让我插屁眼，丽容不敢不依， 结果我又在她的肛门里喷了一次。

其实玩了一个下午，都是在为三个女人制造兴奋，到现在才自己享一下受男人喷浆时的快感。我从丽容的屁眼里拔出来时，拉著婉卿又要插。

婉卿被我插入屁眼後，劝我爱惜身体，不要再射精了。不过我一心想创一个新的记录，结果还是在她的直肠里喷出了第四次。

这时已经下午五时多了，她们的孩子们也快回来了。我们才匆匆穿上衣服，我笑著问她们：“下次还敢不敢和我打牌呢﹖”

丽容说道：“为什麼不敢呢﹖赢了你有钱收，赢不了你，最多又脱光了让你玩。”

郁珍也笑道：“是呀﹗连屁眼都让你插过了，还有什麼可怕呢﹖”

我笑道：“下次我可要睹你们用嘴服务，你们敢不敢呢﹖”

婉卿道：“愿赌服输嘛﹗如果真的输给你，莫说为你含，就算吃你喷出来的，都要试试啦﹗”

我问丽容和郁珍：“你们有没有吃过老公的精液呢﹖”

郁珍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有哇﹗我连屁股都祗是第一次被你闯进去哩﹗”

丽容道：“我也没试过，不过我有一次月经来的时候有被老公插进屁眼里。”

我又问：“那你们肯不肯这样赌呢﹖”

丽容道：“婉卿肯，我都肯呀﹗”

郁珍小声问：“是不是不这样就没得赌呢﹖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郁珍道：“看来我要嗽定口，准备含你的东西了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丽容说道：“我们未必赢不了他嘛﹗”

丽容和郁珍先离开了。我对婉卿道：“如果我输给你，我也吃吃你的鲍鱼好吗﹖”

婉卿正色道：“我可以让你吃，但是我不想看到你吃丽容和郁珍的，要是你在我面前用嘴去吻她们的阴户，我會吃醋的呀﹗”

我问道：“那你为甚麼又要撮合我和她们肉体的事呢﹖你看见我和她们玩的时候难笵不會吃醋吗﹖”

婉卿道：“不會的，因为我愿意见到你玩得很开心。但是吃下面就不同了。

我老公已经死了一年多了，我现在完完全全属於你。丽容和郁珍除了让你玩，也要让她们的老公射精，所以我不愿意见到你吃她们的﹗”

我感激地搂住她说道：“完全听你的话，什麼时候让我吻吻你那鲍鱼呢﹖”

婉卿道：“下次打牌的时候，你让我一个赢三个，到时丽容和郁珍还是要让你玩才可以清那些输给我的数，而你就假装不够钱，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当众让你吻，也好让她们羡慕一下嘛﹗你说好不好呢﹖”

我连称妙计。把婉卿又摸又吻的，婉卿说：“我女儿快回来了，不要再闹了。”

当天晚上临睡之前，婉卿和我通了电话，她说道：“明天是礼拜六了，孩子们不用上学，如果有雀局，不必太认真，给一点儿甜头她们，反正你赢了也不能玩，索性保养一下身体，礼拜一再大玩一场。”

我说道：“那麼礼拜天我岂不是没有了节目吗﹖”

婉卿道：“如果你一定要，我祗好在下午那段时间让你玩，但是不能在我家里，也最好不要在你家里。给孩子们知道了就不好嘛﹗”

我说道：“我带你到九龙塘见识见识好吗﹖”

婉卿道：“那种地方，我可不敢去哦﹗”

我想了一下就说道：“我在海翠有一个单位，原来是租给一对外籍夫妇的。

半个月前，她们退租回去了。大部份家私都留下来，不如我们就把她用来做战场好了。”

“战你个头，我早就被你征服了，你想把我战死吗﹖”婉卿在电话中滇道：

“去那种地方，我如果应付不了你，岂不是要任你欺侮吗﹖”

我笑道：“但是除了你之外，我可不想第二者知道那个地方呀﹗”

婉卿说道：“那我祗好舍命陪君子了，你那麼强劲，一对一地让你弄，我想起来真是怕怕哩﹗”

星期六下午，雀局设在丽容家里，她家的小孩子都到同学家里去了，我去的时候，婉卿还没有过来，郁珍打电话去催，婉卿正在帮女儿看一些功课。十分钟後才能到，我就开始对两位师奶毛手毛脚，先是摸捏丽容的大乳房，丽容也伸手入我的胯下回敬。接著我腾出一手捉住郁珍就要掏弄她那光板子阴户。

郁珍道：“你都还未赢，就动手动脚的。怎麼可以呀﹗”

我笑道：“打打招呼嘛﹗也不是像昨天那样真的弄进去呀﹗”

郁珍嘴里虽然责怪我，却完全没有行动上的抵御，轻易地让我把手伸入底裤里挖摸光滑无毛的阴户。而且她也反手来抄我的胯间和丽容一起握著我粗硬的大阴茎，三个人玩摸著异性的性器，直到婉卿来叫门了。才放开来，开始打牌了。

打牌的时候，郁珍坐在我对面。望著她一双刚才玩摸过我阳具的小手儿，是那麼白细柔嫩，我不禁心痒痒的。於是我把脚向她伸过去，刚好踫到她的嫩脚丫儿。郁珍把另一支脚也移过来。俩人顾著檯底的交易，结果第一圈郁珍和我都输了。

继续打的时候，郁珍把脚缩得远远的，不敢再和我肉脚接触了。我把双脚分别伸去踫触婉卿及丽容。她们都没有避开，任我用脚尖去触摸她们细嫩的脚背。

却仍然全神惯住於麻雀檯上，这场竹战，我当然是输定了。

散场的时候，我拉著婉卿轻薄一番，又摸奶儿，又挖阴户的。

婉卿争扎著说道：“又没有赢了我，怎麼可以乱来啊﹗”

丽容笑道：“方叔输钱了，你就让他抽少少水嘛﹗刚才你未来到的时候，我和郁珍也被他索油了呀﹗”

散场的时候，我落楼下打了个圈子，顺便吃过饭才上来。看了一會儿电视，大约九点钟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。原来是郁珍打来的。

她在电话里说道：“方叔，我下午让你撩起一把火，现在还熄不了哩﹗”

我笑道：“不要紧的，等一會儿你老公回来，帮你浇一浇，不就熄了嘛﹗”

“唉﹗”郁珍叹了口气道：“我老公昨天被派进大陆的分厂检查机器，刚才还打过电话来说明天中午才能到家呀﹗”

我知道郁珍打电话来的意思了，便说道：“阿珍，如果我现在带你到外面的酒店，你敢不敢去呢﹖”

郁珍道：“现在倒是敢去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呀﹗我儿子已经上床了，他一睡著，就要天光才醒的。等一會儿我偷偷溜过去找你好吗﹖”

我说道：“你记得把家里的电话铃声关了，然後把无线电话也带过来呀﹗”

“不必了，我把电话搁起来就行了嘛﹗”郁珍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大约过了三个字时间，电话又响了，还是郁珍打来的。她叫我打开门等她。

我拉上窗帘，再悄悄的开了门。郁珍已经站在门口了。我赶快让她进屋。顺手把门关上了。

郁珍红著脸，ロヮ地低著头，我立刻把她娇小的身体抱起来坐到沙发上。我握住她的小手儿问：“郁珍，你可以在这里玩到几点钟才回去呢﹖”

郁珍回答：“最好不超过十一点，万一被外人看见，也比较不要紧。”

我说道：“还有很多时间﹗我们一齐去冲洗一下才开始玩好吗﹖”

“我已经冲洗过了，不过可以再陪你去冲洗一次。我帮你脱衣服吧﹗”

郁珍说著，就摸我衬衣的钮扣，我让她脱下上衣之後，又站起来让他帮我脱裤子，当她把我的内裤褪下时，我的肉棍儿已经向她昂首而立了。

我也开始帮郁珍脱衣服，她祗穿著一套细花的睡衣，我脱去她的上衣时，里面已经是真空的了。我凑过去吮吸她的奶儿，顺手探入她的裤腰。郁珍连内裤都没有穿，一下子被我摸到她那光脱脱的阴户。

郁珍双手把她的裤子褪去，我便把她抱进浴室里去了。

我的浴室里并没有浴缸，郁珍要我站著让她帮我洗。她替我搽上肥皂泡之後，我便和她面对面搂抱著，让她的乳房摩擦著我的胸部。

同时我趁机把粗硬的大阴茎塞进她的阴道里。郁珍闭上眼睛透了一口长气，好像特别陶醉的样子。

我笑著问她：“要不要再让我插进你的屁股里呢﹖”

“千万不要了，我昨天被你弄进去，现在还有些疼哩﹗”郁珍紧张地说道：

“不过那是我把身体输给你，你喜欢那样玩，祗好依你了，今天是我自己免费送上门，你没有理由糟质我呀﹗”

“我当然不會糟质你啦﹗祗不过是随口问问罢了，我们冲冲水，到床上再玩过痛快吧﹗”我边说边把粗硬的大阴茎从她光脱脱的小肉洞拔出来。

郁珍特别用心帮我把阴茎洗得很乾净。

我试问道：“你和老公有没有试过口交呢﹖”

郁珍低著头说道：“我老公买过色情录影带和我一起看，看完了，他就要我学那个女人一样吮他的阴茎。”

“那他有没有为你呢﹖”

“没有哇﹗”郁珍摇了摇头说道。

“为什麼呢﹖”

“不知道，有男人为女人的吗﹖”郁珍带著疑惑的眼神反问。

“当然有啦﹗你老公可能没把那一部份给你看了，你想不想试试让我为你做呢﹖”

郁珍道：“我不敢让你做，不过如果你喜欢我吮你的，我倒可以为你做呀﹗”

我说道：“我喜欢让你吮，但是我也喜欢吻你的，因为你的阴户实在太可爱了，一會儿上床时，我们就玩先“６９”花式。”

“什麼叫著“６９”花式呢﹖”郁珍不解地问。

“傻郁珍，６和９横摆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女人的头在男人的腿部，而那个男人的头部也对著女人的腿部。不就是我吻你的阴户，你含我的阴茎吗﹖”

郁珍道：“你们那麼多名堂，我怎麼晓得呢﹖不过我一定吮得你很舒服的，这方面我老公都很赞赏我的呀﹗不信我现在就让你试一试吧﹗”

郁珍说著，就低头含著刚刚替我洗过的肉棍儿吮吸著。她果然有些花样，虽然没有我曾经遇过的按摩女郎文迪小姐那麼到家的功夫，但也很认真和肉紧。

我叫郁珍停下来，她帮我抹干身上的水渍，我就把她抱出浴室。我把她放到床上，拍开一对粉嫩的大腿，然後蹲下来，用嘴去亲吻她那光滑无毛的肉桃儿。

郁珍痒得夹紧著双腿，但是我拨开她的大腿，继续用舌头去舔她的阴蒂。

郁珍兴奋得浑身颤抖，嘴里不停地叫著：“哎哟﹗死了﹗我被你玩死了，快停下来吧﹗让我吃你的吧﹗”

我从郁珍的双腿中间抬起头来，郁珍坐起来，喘了口气说道：“方叔，你差点儿要了我的命了呀﹗你躺下来，我用嘴含你的肉棍儿吧﹗”

我笑著问她：“舒服不舒服呢﹖”

“太舒服啦﹗我实在受不了呀﹗”郁珍兴奋得脸都红了。

我叫郁珍躺到床的中央，然後把粗硬的大阴茎送入她的小嘴，同时也把头俯到她的腿根，继续吻她那光洁无毛的可爱小洞。

“方叔，你不要添我那颗小肉粒，我怕我肉紧起来會咬痛你。”

郁珍吐出嘴里的阴茎特别吩咐我。说完又把阴茎衔入，用嘴唇吮吸著，还用舌尖舔我的龟头。

我这边就用嘴唇吻她的阴唇，还将舌头尽量伸入她的阴道里。

玩了好一會儿，郁珍又浑身颤抖了，她说道：“方叔我不行了，你先插一阵子。等要射的时候，我再用嘴把你吸出来呀﹗”

我听她的话，转过头，把粗硬的大阴茎刺入郁珍的阴道里频频抽送起来，郁珍也把两条嫩腿紧紧地勾著我的身体。

我见她已经发浪了便放胆狂抽猛插。一會儿工夫，已经把她奸得淫液浪汁横溢，我用手撑起上身，眼睛望向我和郁珍接合的地方，见到我粗硬的大阳具像赶面棍一样，插在她白面团般的阴户里。

这刺激感官的景像直接加速我性欲的亢进。我换了个姿势，下床站在地上，握著郁珍一对玲珑的小脚儿，把她的粉腿高高地举起来，以“老汉推车”的花式重重地捅了她几十下，就深深插入她阴道里喷射了。

我没把阴茎拔出，仍然塞住郁珍那个注满了浆液的小肉洞。把她娇小的肉体抱进浴室里。我抽出依然坚硬的阳具，把郁珍放下来，但是她的双脚都软了。

我坐在厕盆上，把她放在我的大腿上。看看郁珍那个娇嫩的阴户，白里泛红的肉缝里饱著我刚才灌入的半透明浆液。我又一次戏弄她的奶儿，郁珍的手儿握住我粗硬的大阴茎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

“方叔真棒，我被你搅得欲仙欲死了，你却还是那麼坚硬。”

我微笑望著她没有说什麼。郁珍又说道：“我们洗一洗，然後我再用嘴让你玩一次吧﹗我要尝尝你的精液，好不好呢﹖”

“当然可以啦﹗”我喜悦地说：“你可以让我射入我的嘴里，太感动了呀﹗”

我们回到床上的时候，郁珍果然一句话不说就把我的阴茎含入嘴里又吮又舔的。我不忍心她太辛苦，就集中精神，使自己紧张起来，过一會儿，就在郁珍的小嘴里射精，郁珍一边把我射入的浆液吞食，一边继续吮吸著我的龟头。看样子她是很情愿的。我射完之後，她仍然静静把我的阴茎含在嘴里。

我感激地说道：“阿珍，你待我真好﹗”

郁珍道：“你是唯一用嘴让我兴奋的男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吃你的精液的。我老公也曾经把精液射进我嘴里，我可不愿意吃下去。不过我很怕让你玩屁股，疼死了呀﹗”

郁珍下床倒了一杯热水喝下去，又对我说道：“你休息吧﹗我要回去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郁珍又把我的龟头吻了一次才离开，因为她刚刚饮过热水，小嘴儿热呼呼的，烫得我好舒服。

第二天上十点多，我还在酣睡的时候，婉卿打电话叫醒我，问我去不去酒楼饮茶。

我知道她一定是急於今天和我的幽會。事实上也难怪，她哪里有像我这麼丰富多彩的性生活﹗我不敢怠慢，匆匆梳洗过，就和婉卿以及她的女儿珠珠一起下楼了。

三个人在屋村的酒楼坐了约摸一个钟头，珠珠要到同学家去。就先离开了，我叫来伙计结帐之後，买了一些汽水，就和婉卿一起搭车到海翠花园。

上楼之後开门一看，里面依然整齐洁净，好像有人居住一般。

我对婉卿说道：“等你女儿够年龄，就把这个单位转她的名。”

婉卿感激地说道：“一直受你这麼关心照顾，真不好意思﹗”

我拉著她的手说道：“我们已经情同夫妇了，还说这些做什麼呢﹖好好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吧﹗你喜欢怎样玩呢﹖”

婉卿道：“今天我本来就想让你好好地开心一下，你想怎麼玩我都可以呀﹗”

我笑道：“婉卿，你敢单独跟我来这里，不怕我欺侮你吗﹖”

婉卿滇道：“你喜欢欺侮我，就欺侮个够吧﹗谁叫我喜欢你呢﹖”

我故作声势道：“我要把你绑起来强 奸﹗”

“要绑你就绑，强 奸你可办不到。因为我本来就愿意让你奸的呀﹗”

婉卿俏皮地笑著说道：“今天我身体上所有能容纳你的地方都让你插进去发泄，满意吗﹖”

我笑道：“好﹗既然这样，我要立即把你剥得一丝不挂﹗”

“我自己来吧﹗”婉卿迅速把自己脱得精赤溜光。还淫荡地指著自己的阴毛笑道：“这些丝总可以挂吧﹗”

我还没回答，婉卿已经赤条条的靠近我，伸手就脱我的衣服。我由得她服侍，一會儿，也已经全裸了。

我把她抱进浴室才放下来。郁婉卿连忙开花洒校水温，我就忙著玩摸她的大乳房和小肉缝，接著俩人就在浴缸里鸳鸯戏水。在暖洋洋的温水里，我不停的抚摸她的肉体，浸了一會儿，放水搽肥皂，我和婉卿在滑腻的泡泡液搂抱，我已经忍不住把粗硬的大阴茎插入她的阴道里。

我问婉卿道：“前天我插进你的屁股里，會不會疼呢﹖”

婉卿道：“当然會呀﹗不过你喜欢，当然让你玩啦﹗”

我笑道：“现在我又想钻你的屁眼了，行吗﹖”

“你不必动，让我来就你吧﹗”婉卿说著，就活动臀部，先让我的肉棍儿退出她的阴道，然後用手扶著对准她的臀缝。粗硬的大阴茎藉助肥皂液的润滑，很轻易地滑进婉卿紧窄的肛门里了。

婉卿“哎哟﹗”的叫了一声，我忙问：“很痛吗﹖”

婉卿道：“不是痛，而是屁股眼被你塞进去，很有趣。”

“怎麼个有趣呢﹖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我也说不出来，不知我们女人身体上的洞眼，天生就是为了让你们插的吗﹖祗要不很痛，就觉得很刺激。你刚才塞进去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痛，所以就很有趣呀﹗”

我又问：“那和插入前面有什麼分别呢﹖”

“当然还是前面好啦﹗”婉卿抚摸著我的胸部说道：“让你玩前面的时候，我會酥酥麻麻的，然後从阴道传遍全身，最後轻飘飘的，好舒服哇﹗而插後面时，就會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。觉得我的身体里有多一个洞眼可以供你耍乐，其实都很有趣呀﹗”

我说道：“我们冲冲水，到床上去玩个痛快吧﹗”

上床後，婉卿主动要含我的阴茎，但是我要她先让我绑起来。结果婉卿乖乖地让我把她的左手和左脚向後面缚在一起，再把右手和右脚一样缚住。这时的婉卿已经完全被动了。她除了可以夹紧双腿保护自己之外，祗有被挨插的地步了。

婉卿两腿分开，媚眼如丝，单等我去插入她的阴户，我却先不插入，祗把头埋在她两条嫩腿之间，拨开草丛，舔吻她的阴户。

婉卿兴奋得大叫起来，双腿紧紧地夹住我的脑袋。

我吻了一阵子，抬头问道：“婉卿，这样舒服吗﹖”

婉卿喘著气说道：“太舒服了，不过我消受不了，如果不是被你缚住，我一定把你推开的。你不要再戏弄我了，我让你插进去吧﹗”

我没听她的，把头埋进去又一阵狂吻猛舔，弄得婉卿呻叫不绝。才卧身於她的双腿中间，把粗硬的大阴茎一下子顶入她的阴道里。

我伸手解开她的绑缚，婉卿像八爪鱼一般，用她的四肢把我紧紧抱住。

我静静的让她陶醉了一會儿，就开始狂抽猛插起来。由於刚才已经有了精采的前奏，婉卿迅速兴奋到高潮，洞眼里淫液浪汁横溢，接著四肢发冷似的颤动著。

我知道她差不多了，就急促地抽送几下，准备在她的肉洞里喷浆了。

婉卿颤声说道：“方叔，你不要射进去，我用嘴巴让你玩吧﹗”

我听了她的话，就翻身下马，摊直身子平躺在她身边。

婉卿打起精神，翻过去趴在我身上，把刚刚从她阴道拔出来，湿淋淋肉棍儿一口含入小嘴里吮吸起来。我本来已经蓄势待发，被婉卿的唇舌所及，立即火山爆发了，浓热的精液喷了婉卿一嘴。

婉卿忽然精神起来，她小心地把我喷出来的精液吞下去，又把我的龟头吮了吮，然後枕在我的大腿上，嘴里仍然吮著我尚未软下的肉棍儿。

我也把她的一条大腿当枕头，刚想戏弄她的阴户，她已经用手捂住了。

休息了一會儿，婉卿又用她的嘴吮弄我的阴茎。我觉得好舒服，就由得她继续玩。

我笑问：“为什麼要让我喷入嘴里呢﹖是不是怕有孩子呢﹖”

婉卿把我的肉棍儿吐出来说道：“今天不怕的，我的嘴巴好不好玩呢﹖”

“很好玩呀﹗不过为了滋润你，我想在你的阴户里射一次好不好呢﹖”

“我都想啊﹗不过这次我先用嘴为你服务，然後再让你插进去喷出来。”

婉卿说着很用心地把我的肉棍儿含入她的小嘴里舔吮。且时而用一对俏眼望著我。

我望著自己的阴茎在婉卿的小嘴里时出时入，觉得非常满快活，我轻轻抚摸著她的头发，顺著光滑的背脊一直摸到浑圆的屁股。我的手指在湿润的肉缝里，找到了敏感的小肉粒，微微揉了揉。一股阴水，从里面淌出来，顺著我的手臂往下流。

婉卿把我的阴茎吮了好久，终於抬起头对我幽幽地说：“方叔，婉卿的嘴都酸了，换个洞洞儿给你开心吧﹗”

说完婉卿就跨到我身上，抬起臀部，把我粗硬的大阴茎整条吞入她的阴道里。

我教她活动著屁股来套弄我的肉棍儿。

婉卿做了一會儿，自己就兴奋了，一口淫水从她的洞眼里倒浇下来。她对我说了声：“方叔，底下好酥麻哟﹗我做不来了呀﹗”

接著就软软地俯下来，把一对温软的乳房紧贴在我的胸前。

这时我开始反攻了。我屁股一挺一挺的，使粗硬的大阴茎在婉卿的肉体乐冲刺著，婉卿咬紧牙关，承受著我自下而上的冲击。初时，我要她双手撑起来让我摸乳房。後来她已经被我奸得欲仙欲死，连手都撑不住了。我反而劲头十足。於是我又改变姿势，先是坐直起来，搂著婉卿玩“观音坐莲”，接著把她搁在床沿，握住小脚儿，玩“老汉推车”。

婉卿的阴道里一次又一次地冒阴水，握在我手里的嫩脚儿也小有些发凉了，我担心一下子把她玩坏了。就让她平躺到大床中央，以传统的姿势压上去。抽送了一阵子，小腹紧紧抵在她的阴部。突突地把一股烫热的精液注入婉卿的肉体里。

我停止了抽搐，婉卿的娇躯仍然微微颤动著。我让她的一条大腿盘在我身上，仍把阴茎塞住婉卿那个灌满了浆液的洞眼，侧身搂抱著她软软的肉体稍作休息。

婉卿舒服地枕在我的臂弯里，媚目半闭，我知道她累极了，就说道：

“卿卿，时间还早，放心睡一睡吧﹗五点半才走还不迟呀﹗”

婉卿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方叔，我被你玩死了……”就不再出声了。

临离开海翠的时候，婉卿仍然双腿发软，她娇庸地说：“方叔，明天的打牌的时候你可不要赢我了，你那麼强劲，我可真输不起呀﹗”

我笑道：“好哇﹗明天我要丽容一个输三个，然後我替她输给你和郁珍。这样我就可以好好地整治整治丽容，让你们看一出好戏了﹗”

婉卿道：“死鬼方叔，一定要把我们玩死才高兴，你也要顾惜自己的身体才好呀﹗我今後全指望你给我乐子嘛﹗”

“放心好了啦﹗”我不厌地摸捏著婉卿身体上凸出的软肉说道：

“我一定经常滋润你迷人的小洞呀﹗”

“去你的，以後我也像丽容她们一样，除非输钱，才让你玩呀﹗”

第二天的牌局在郁珍家里打，在我的安排下，丽容果然大输特输了。而我也故意输给婉卿和郁珍。结果我替丽容付出输出的数目，而丽容就要让我玩足“三味”。

我还没宽衣解带，婉卿和郁珍早已兴灾乐祸地把丽容剥得一丝不挂。丽容有点儿不自然地把手捂住毛茸茸的三角地带，含羞地问道：“方叔，你要我怎样做呢﹖”

郁珍插嘴道：“先含你的大肉棒，再插她的骚穴，然後弄屁股嘛﹗”

丽容回头望著郁珍道：“死郁珍，下次轮到你输的时候就知味道﹗”

郁珍也笑著说道：“轮到先算吧﹗现在我们可有得看一个女人要挨插﹗”

丽容扑过去要打郁珍，郁珍就躲到我後面，我抱住丽容光脱脱的肉体道：

“我们先来玩吧﹗，别理她啦﹗”

丽容祗好乖乖地蹲下来，把我粗硬的肉棍儿放入她的嘴里吮吸起来。

丽容的口技本来就并不高超，加上婉卿和郁珍在一旁指手划脚，评头品足，吱吱喳喳说个不休，更加显得笨嘴笨舌的。我也不想太为难她，於是主动地在她嘴里抽送起来。

这样一来，丽容反而和我配合地很好，她用嘴唇紧紧地含著我的阴茎，使我的龟头在她的口腔里得到紧凑的摩擦。

我不想弄损她的嘴巴，玩一會儿，便在她嘴里喷出了。

丽容吞食了我的精液之後，我就把仍然粗硬的大阴茎移到她的阴户里，丽容的阴道早已阴水泛滥了，我进入後，她的反应更加热烈，我先问她可不可以射进去。她点了点头。

郁珍笑道：“原来丽容姐有备而来的﹗”

丽容这时也懒得理會她了。我舞动著腰际，有时进入她的阴户，有时进入两片白屁股中间的洞眼。当进入丽容的阴道时，从她脸上那种如痴如醉的表情，我知道她也很享受。而进入後门时，她也显得从从容容，颇有胜任愉快的姿态。不过我在紧窄的屁眼里捅了一會儿，最後还是回到她的阴道里喷射，因为我还没试过在她这个洞眼里发泄过。

从此以後，我都是常常以打牌的方式，来赢取三位邻居太太的肉体。

她们很情愿地向我投怀送抱，我也安於状，不再到外边的风月场所寻花问柳。

本来以为可以化灿烂归平淡，想不到仍然有新鲜的事儿找上门来。

一天，婉卿打电话给我，说楼下的有一位泰国籍的许太太，因为她丈夫烂赌，欠下“大耳窿”两万块钱的贵利。他老公已经失踪一个礼拜了，现在债主正在逼她们母女还钱，否则就要捉她们去卖淫。

婉卿在电话里问我能不能救救她们母女的燃眉之急。平时，婉卿本人从来不对我多加需索。她对我的提议，我也总是言听计从。这次的数目虽然不小，但是我手头上有的是钱。随即爽快地答应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正准备冲凉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按门钟，我打开木门一看，是一位年约三十来岁的女人，她自称是许太太，名字叫著香萍，我开门让她进来，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穿著白衣蓝裙的校服，十来岁的少女。我将写好的支票交给她，她感激地对我说道：“方叔，好多谢你帮忙，如果我不赶快送这笔钱去给那些人，可就不得了。这是我的女儿阿真，她留下来陪陪你，我要先走了。那些恶人在十楼的电梯口等著哩﹗我要赶快去把钱还给他们了。”

香萍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阿真跟上去关上门之後，就背著我开始脱自己身上的衣服。她脱下白色的上衣以後，又继续脱她的裙子。

我连忙喝住她道：“阿真，你在干什麼，为什麼要脱衣服呢﹖”

阿真回头对我说道：“方叔叔，你救了我们一家，我妈要我用处女的身体来报答你的大恩，妈吩咐我说：她离开这里後，我就要脱光衣服，让叔叔为我开苞呀﹗”

说著她就要继续脱裙子。我叫她赶快停下来，同时替她披上恤衫。

我说道：“阿真你先别脱衣服，我有话要问问你。”

“什麼事呢﹖”方叔叔，阿真天真地问我道：“是不是我不够漂亮啊﹗”

“阿真你长得很美丽，不过我要问你，你今年几岁啦﹗”

“十六 岁，不过妈说我已经发育好了。她自己十五 岁进已经生下我了呀﹗”

阿真虽然这麼说，但是我仍然觉得很说不过去。於是我对她说：“阿真，我帮忙你家，并不一定要求有什麼报答的，你还是穿好衣服回去吧﹗”

“方叔叔，你还是做我吧﹗我一见到你，就已经喜欢让你玩了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再说，妈已经收下你的钱，我是应该服侍你的，如果你不要我，妈也會因为是我怠慢你呀﹗”阿真说著，又要脱衣了。

我连忙阻止她道：“阿真，你帮我打个电话到你家去，我有话和你母亲说。”

阿真道：“你不用多说了。妈还吩咐我今晚在你这里过夜，服侍你一个晚上哩﹗”

我说道：“阿真，你肯献身於我，我当然求之不得的，但是我一定要和你母亲通过电话，才肯跟你上床的，你快帮我打电话吧﹗”

阿真无可奈何，祗好替我拨通她家的电话。我对许太太委婉地说明我的心意，并叫她上来接女儿回去。她没有多说什麼，祗表示马上就来。

许太太一来到，就随手把门拴上，接著对阿真说道：“怎麼仍然穿著衣服呢﹖还不赶快脱光了。”

“是方叔叔不让我脱的呀﹗”阿真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把身上的衣服一件接一件地脱下来。我要过去阻止她的时候，她却祗穿著奶罩和底裤扑到我怀里。

我正呆呆地抱著阿真半裸的肉体不知所措。

许太太却笑著说道：“方叔可能嫌价值不够，不如连我的肉体也加上吧﹗”

说罢，许太太也迅速把自己脱得精赤溜光。走到我後面用她丰满的乳房，挨到我的背脊上。

我仍然耐心地劝她道：“许太太，你们母女还是穿上衣服回去吧﹗”

但是许太太说道：“方叔，你叫我香萍吧﹗照我们家乡的风俗，如果身体让男人看到，就一定要和他交睽的，你是不是不满意我们俩母女呀﹗”

我说道：“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不过趁我还没有见到阿真的肉体，就让她先回去，我和你玩就行了，你说好不好呢﹖”

香萍说道：“阿真已经让你抱了，你更加非替她开苞不可了﹗方叔，你不要再推托了，快动手脱去我女儿的乳罩和底裤吧﹗你可以先替她开苞，也可以先玩我，让她在一旁见识见识，然後再做她呀﹗踫巧今天我和女儿都是不怕怀孕的日子，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和我们打真军，你不要错过了呀﹗”

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望望怀里的阿真，圆圆的脸蛋，唇红齿白的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很逗人喜爱。我轻轻解开她的奶罩，一对不大不小的奶儿弹了出来，我捏捏她的乳房，觉得好弹手。又轻轻地戏弄她的乳尖，阿真肉痒地缩了缩，却完全没有推拒。

香萍走到前面，双手把她女儿身上仅存的一条底裤褪下去。

这时的阿真已经一丝不挂了，她的身材还不错，纤纤的细腰，平滑的小腹三角地带祗有少许大约半寸长的茸毛。修长的双腿下配著一对玲珑的肉脚。

我对香萍说道：“我今晚还未冲凉，一起到浴室洗洗再出来玩好不好呢﹖”

香萍点了点头，於是三人一起到浴室去了。香萍为我冲洗，而我就在阿真的娇躯上下其手。当我摸到她的阴户时，觉得她两辨肉唇儿紧闭，手指都插不进去。

心想等一會儿开山劈石的时候，一定會颇为辛苦的。

香萍像为小孩子冲凉一样，把我周身上下涂满香皂液，还特别用心地翻洗我的阴茎和屁股缝里。阿真望著我那条被她母亲握在手里的粗硬的大阴茎，眼眸子里露出讶异的神彩。

我有点儿冲动的抱著阿真滑美的肉体，觉得她的娇躯也微微颤抖著。

阿真柔顺地把她的奶儿贴住我的胸部，香萍也把一对大乳房抵在我的背後作肉体按摩。我如似三文治一样夹在她们两母女全裸的肉体中间，这种感受我从来没有尝试过，当时的感受实在没法子形容出来。祗觉得自己置身於一个温软的空间，又像似跌入一个人肉的陷井。

我恨不得立刻把阳具插入阿真的肉体里取乐，但是我知道站在浴室里和她玩第一次毕竟是难以成事的。於是我舍难求易，转身向她的母亲。

香萍也立即把我那条粗硬的大阴茎带入她滋润的阴户。

我的手摸到了她的臀部，觉得特别浑圆结实。香萍的皮肉稍微深色，和她女儿嫩白的肌肤完全不相同。但是她的热情和主动，仍不失为一个欲海良伴的。她收腰挺腹蠕动著身体配合我的阳具在她肉体里出入的节奏，还回头对她女儿说道：

“阿真，等一會儿你也是像我这样让方叔插进去。”

阿真也乖顺地向她母亲点了点头。我本来是可以专心和她盘肠大战至喷浆。

然而她那嫩口的女儿已经洗好白白，就在我身边等我开罐头。而且香萍也由於尚未知道我一口气至少可以连续干三次的功能。

她为了保存我的实力，所以当我抽送她百来次时，就劝我停下来，回房到床上去玩她女儿。

三人冲水抹身後，我抱著阿真的娇躯，放到我的床上。香萍叫她女儿躺在床沿，举高双腿。对我说道：“方叔，可以了呀﹗”

我从香萍手里接过她女儿一对玲珑的小肉脚。觉得柔若无骨，而且白晰细嫩，不禁疼爱地吻了两下。

香萍轻轻捏著我那根粗硬的大阴茎，带到她女儿粉嫩的阴户。

她对阿真说道：“阿女，你用手指把小阴唇拨开，好让方叔为你开苞。”

阿真听话的把双手伸到她的阴户，用一对食指，把她的两片嫩肉拨开，露出一条粉红色的肉缝，我见到那儿是湿润的，有一颗豌豆大的小肉粒，一个微细的小孔，接著就是“未曾缘客扫”的“花径”吧﹗那入口指够插进一支筷子。

香萍帮我持著阿真的一条大腿，让我腾出一支手去玩摸她女儿的乳房。又把著我的阳具，让龟头拨弄阿真的阴核，阿真的酥胸起伏著，阴道口泌出一点晶莹的水滴。

香萍就把我的龟头移到那出水的泉眼，同时向我示意。我缓缓地压过去。祗见阿真的阴部被我的龟头顶得凹下去。

我继续用力一顶，“卜”地一下，我的龟头突然破膜而入。阿真的肉体一震，叫出声：“妈，好……好痛哟﹗”

“阿女，你忍著点，女儿家的第一次，會一点疼的，一會儿方叔會弄的你好快活，就不觉得痛了呀﹗你可以缩手，别阻住方叔抽送。”

香萍从我手里接过她女儿的嫩脚，并高高地举起。又对我说道：“你别担心，抽送几下，我女儿就會苦尽甘来了。”

我双手摸捏著阿真的奶儿。同时也把粗硬的大阴茎向她紧窄的阴道挺进去，阿真咬著牙忍痛任我弄。我微微拔出，见到阳具已经染红了。

香萍握著她女儿的双脚，把阿真的两条嫩腿尽量分开。她说道：“见红了，你放心抽送吧﹗大力一点，她就反而不知道痛了呀﹗我的第一次也事这样嘛﹗”

我听了她的话，便放胆抽送起来。阿真果然渐渐舒开了眉头，小肉洞里也多出许多水份。我得到润滑，就索性让粗硬的大阴茎在她小洞里横冲直撞。

香萍站在我後面，双手扶著她女儿的两条粉腿，却把双乳贴在我的背脊。

阿真脸红眼湿，渐入佳景了。不过她的阴道实在箍得我好紧，我在她到达一次高潮时，就尽力插入她的肉体深处喷射了。

我让肉棍儿留在阿真的狭窄的阴道里稍做休息，回头见到香萍正用手抚摸著自己的乳房，而且阴户也十分潮湿，便说道：“香萍，你躺在床沿，我也和你玩玩。”

“你……现在……可以吗﹖”香萍用讶异的眼光望著我问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香萍喜悦地摆好了姿势，还把双腿高高的举著。我从她女儿的阴户乐拔出带血的阴茎，把阿真软软的肉体抱到床中心。

阿真的嫩腿还在微微在颤动。我纵身於香萍的大腿间，粗硬的大阴茎轻易地进入她湿润的小肉洞里。香萍的阴道宽紧适中，腔壁有许多皱纹，我既抽送自如，又觉得很具摩擦。实在值得一赞。

我玩得她很兴奋的时候，也尝试进入她的臀洞。香萍虽然没有拒绝，但是也没有我插她前面时那种肉紧的表情。所以我兴趣不大，仍然回到她的阴道，和她一起到达高潮。

香萍和我进浴室稍作冲洗，出来的时候，她见我的阳具仍然坚硬，又用嘴为我吮吸了一會儿。

後来她就先离开了。临走时，她叫女儿留下来陪我过夜，因为明天是公众假期，阿真可以不必返学。

我望望床上的阿真，她仍然软软的仰卧著。我见她的阴户被我弄得很零乱，就拧了一条热毛巾小心替她擦拭，祗见她阴唇有点儿红肿，阴道口已经打开了一个尾指大小的肉洞儿。

我拥著她睡下，轻抚著她的奶儿问道：“阿真，你下面还痛吗﹖”

阿真娇媚地说道：“初被你插入的时候，几乎痛死我了。接著妈叫你抽送，就真的不觉得痛，而且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我也讲不出来，後来我觉得全身都酥麻了，好舒服哦﹗不过你去和妈玩的时候，我又有点儿疼痛。现在就已经没事了，你是不是又要玩我呢﹖我还可以让你玩呀﹗”

“不要了，今晚你才第一次，你已经受创了，再玩會很痛的。以後你如果喜欢，我们再玩，你就會更舒服的。”我抚摸著她的阴户说。

阿真伸手握住我粗硬的大阴茎说道：“方叔，你这里好大呀﹗比我爹大很多哦﹗”

“你见过你爹的吗﹖”我奇怪的问。

“见过呀﹗爹有时很晚回来，以为我睡著了，就在床前换裤子。我睡在他们的上格床，有时候他和妈在下面玩，我也被摇醒了。不过以前我总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，直到今晚我才明白原来不是普通的开玩笑。”

“那麼是什麼呢﹖”我故意追问。

“我也说不出呀﹗总之我让你插的时候很兴奋，我见到妈也被你玩得很舒服，我还见到她的屁股也让你插进去哩﹗而你祗插入我的阴道呀﹗”

“傻女孩，插屁股对来说，是没有好处的。我和你妈是因为玩得太高兴，才即兴地去插她的屁眼呀﹗”

“那你下次也即兴试试我呀﹗”阿真笑著说道：“我刚才也看见我妈用嘴巴含你这条东西哩﹗我的嘴并不痛，你也让我试试好吗﹖”

我笑道：“你愿意的话就试试吧﹗不过你不怕我喷得你一嘴精液吗﹖”

阿真道：“我妈都不怕，我当然也不怕啦﹗”

“你是不是见过你妈妈吃你爸爸的阴茎呢﹖”

“是呀﹗我见过我妈将我爸爸射在她嘴里的东西都吃下去了呀﹗”

阿真说著，就爬起来，趴到我身上，白嫩的小手儿握住我的粗硬的大阴茎，张开她的小嘴，就把我的龟头含入嘴里吮吸起来。

我舒舒服服地躺著接受她的口交服务，望著这娇俏的可人儿认真地把我的阳具横吹直吮，我还有什麼不满意的了。当我告诉阿真，我就要喷出的时候，她却把我的龟头深深地含入，让我在她小嘴里喷发。而且点滴不漏地把我射入她嘴里的精液全部吞食下去。

梅开二度了。可是对著娇嫩可爱的阿真，我并没有倦意。我笑著问她：

“是什麼样的味道呢﹖”

阿真说道：“没有什麼特别的味道呀﹗不过也并不好吃。”

“那你为什麼要吃下去呢﹖”我笑了起来。

“我妈吃过，我当然也要试试嘛﹗而且我有一次听见我妈和她的泰国朋友谈话时，她们说男人的精液对女人有养颜的作用嘛﹗”

这一夜，阿真亲热地枕著我的臂弯甜睡。我望著她赤裸的肉体久久不能入睡。

次日清晨五点，我就被她搞醒了。睁开眼睛一看，阿真已经坐起来，正在用她的手儿玩弄我的阳具。我笑著问道：“阿真，你下面还疼不疼呢﹖”

阿真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疼了。”

我笑道：“是不是又想我插入你的小肉洞玩玩呢﹖”

阿真坦白地说道：“想呀﹗好不好呢﹖”

“那你躺下来，我在你上面弄，不然昨晚射进你阴道里的精液會倒流出来的。”

阿真仰天躺好，我拍开她两条粉嫩的大腿，伏到她上面。她用双手的中指把两片阴唇向两旁拨开，露出昨晚被我的阳具开戳出来的小肉洞。我举著粗硬的大阴茎，把龟头抵在她的阴道口，然後缓缓挤进去。

我望著阿真的俏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，就继续把肉棍儿整条插进去。接著尝试抽送一下，觉得仍然很紧，不过有昨晚射入的精液滋润，总算不太困难。

我一边慢慢地抽送，一边吮吸著她的乳尖。阿真睁著一对可爱的媚眼儿望著我说道：“方叔叔，我已经可以容纳你了呀﹗”

“那我要开始横冲直撞啦﹗”我笑著说道。接著就扭动腰部，放胆让粗硬的大阴茎在阿真的小洞眼里深入浅出，肆意捣弄。

记得我那个离家出走的太太，和我初夜行房後，第二天晚上还不能再弄。可是现在阿真已经可以接受我常规的抽弄。我觉得她的阴道越来越多水。阿真也开始兴奋了，起初她祗是轻声的哼著，後来就叫出声了。

我随著她的亢进加快节奏，直把初经人道的阿真奸得淫液浪汁横溢。我见她已经如痴如醉，便停下来让她回气。

阿真喘了一口长气说道：“方叔叔，我被你弄得全身都轻飘飘的了，原来被男人玩是这麼刺激的。”

我笑道：“阿真，你够了吗﹖我再弄几下就要在你阴道里发泄了。”

“方叔叔，为什麼你不肯试试插我的屁股呢﹖”

“我怕你會很痛呀﹗还有，插的屁股其实并没有好处嘛﹗”

“﹗我不理，我要你试一试嘛﹗”阿真竟撒娇了。

我祗好下床，把阿真的屁股移到床沿。阿真双腿举得高高的，我先把粗硬的大阴茎插入她阴户里抽弄几下，然後拔出来，把湿淋淋的肉棍儿对著她紧闭的臀缝戳下去。

阿真轻轻叫了一声“哎哟﹗”

我忙停下来问：“行不行呢﹖”

“你弄吧﹗不要紧的。”阿真嘴硬地说。

我慢慢逼入，阿真咬著下唇忍受著，直到我的阳具整条进入她的肉体。她的肛门实在太紧窄了，我插入後根本无法抽动。

我问阿真道：“你觉得怎样呢﹖”

阿真已经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但她倔强地说道：“好痛，不过你先别拔出来。”

“还是玩你的阴户吧﹗”我劝她道。

阿真点了点头说道：“也好，不过我要你试一次在我屁股里发射。”

好一个难缠的小妮子。於是我听她的话，在她阴户里椿捣了几十下之後，才回到她屁眼里一泄如注了。

我把阿真软软的身体抱入浴室略为冲洗，回到床上时，她很快又倦然入睡了。

直到上午九点多。香萍打电话过来，她才穿上衣服回去了。

此後，许先生可以归家了，他从此戒绝一切赌搏的行为。我和他太太也不再也任何来往。可是阿真食髓知味，老是约我到外面幽會。

有一次，我和阿真交睽完毕，坐在床沿，爱惜地抚摸著她鲜嫩的皮肉。觉得阿真实在太令人陶醉了。虽然我也曾经用钱在欢场买过姗妹仔的身体，可惜她们都已经风尘朴朴，而且在床上表现也太商业化了。

阿真不愧是一个床上的良伴，祗是我和她的年龄太悬殊了。

我已经夺取了她的处女，不应该继续占有她的一生。我决定送她到国外留学。

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将来。

後来，通过婉卿的安排，阿真认我做契爷。我也顺理成章地付出一笔钱送她到美国读书。後来许家搬出公屋，我跟她们也失去联系，祗知道阿真去了不久，就嫁给一位姓梁的美籍华侨，并移民到美国了。

今天所遇见的梁太太，正是当年的阿真。她已经由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一个青春少妇了，而且有了一个十足像她的小女儿。

我并不因为这位曾经赤裸辗转於我怀抱中，任我在她的肉体任意纵欲的嫩娃儿，已经化作他人的枕边人而觉得惋惜。因为我当年送她出国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她好像现在一样，有一个好的归宿呀﹗

【完】